

第四十九课 锡金缘起与噶玛巴认证

〔财旺诺布 37 岁（1734 甲寅木虎年） | 地点：门卡瓦确东寺〔锡金缘起〕〕

好，今天是第四十九堂课。上一堂课提到财旺诺布开始在四处做各种教学，也教授一些弟子菩萨五明中关于天象学、历算的部分，并创立了驰名的历算法。虽然后来因这历算的一些误会而被人毁谤，但其实祂一生被误会、毁谤的事还很多，尤其在后半生，许多重要之事、以及祂为教法想做的一些决策，都因众生的烦恼与各自内心的利益算计，而使许多缘起与要承办的事被破坏。

若祂所有决策都能圆满达成，按祂所得的授记与诸佛菩萨的指示，后来其实不会有那么多战争，佛法也会更兴盛、有好几百年的兴盛期，也不会有后来这几百年那么多事。今天讲到祂三十七岁、藏历木虎年时，去到一座名叫门卡瓦确东的寺院僧团。

那里有一处名叫多尊普巴金刚持洞穴的圣地，祂在那里给一位名叫宗·仁增旺波的成就者，传授了「心要明心显明见地」引导的教法；又为另一位圣者尼温南考华藏传授了冈波巴大师的师子道歌上师相应法，并应祈请者之请写了一篇冈波巴大师的祈祷文。后来，祂在当地寝室里敬奉一座舍利塔，为这舍利宝塔撰写了赞颂祈愿文，并以五色绸缎作为供养。

此后，祂去往拉郑巴江右部落——在如今后藏地区一个名叫拉郑巴江的地区。驻锡期间，祂将《密意宝藏·愿望如意之口诀》的伏藏法整理成文字，这应是与莲师十三金法相关的教法。此外，祂还撰写了莲师广赞、《决定宗义之精要大乘论典海英》，以及《接续无断之珍宝库藏》等许多殊胜妙法，并在一位有名成就者座下接受了几种甚深教法的传授。

之后，祂又回到多年前去过的鲁拉泽蚌寺——不是如今格鲁派黄教那座泽蚌寺，泽蚌寺有好几座，这是从前一座名叫鲁拉泽蚌的寺庙。祂前几年曾在觉囊派教

主根桑旺波座下接受许多觉囊派教法，过了几年，又回到根桑旺波大师座下，继续听受各种成熟解脱的秘密口诀。

之后，他前往鲁拉泽蚌寺附近，那里有一座大雪山，山上有一处被称为香巴拉的大闭关处，过去许多觉囊派祖师大德都在那里闭关禅修，也可说是「香巴拉大尸陀林」。他依密续指示如法修持了时轮金刚的法门，得到很高的觉受与成就。

此后，应根桑旺波大师与大众之请，他坐上了觉囊派初祖、全知多波巴·希饶坚赞大师，以及第二位著名大师多罗那塔这两位觉囊派重要祖师所用的大法座，被觉囊派大众敬奉于大法座之上，在座上为觉囊派信众传授各种殊胜教法、灌顶与口诀。由此可看出，当时觉囊派对财旺诺布有极高的重视。

之后，他把所得的全部供养都奉献给寺庙，对寺庙及寺里的觉囊大佛塔进行了广大修复与供养，毫无保留地把所有财物都供奉在佛性誓言上。这时，他又依据多罗那塔大师生前所撰的《八十四大成就者传记》画本，特别写了一篇《八十四大成就者画传·善说今朝》的著作。

他又去到多罗那塔大师自己的根本上师法僧拉洪扎巴——楚克文·拉洪扎巴——曾闭关住锡的地方，一处名叫扎顿楚克文托藏的宫殿，即拉洪扎巴大师所住锡的宫殿。他受邀在此驻留一段期间，向许多当时极有名的大成就者——有学者、有具坐力的座师、有伏藏师——如扎宗巴·江宗根桑耶谢、罗帕珠拉皮、纳昌贝玛尤鲁米拉皮、尤尔曼朗巴、拉江巴贝玛仁增等，传授了各种伏藏法。

之后，他去往占索山座，为他的一位心子、巴绒噶举的一位转世活佛诺昂旺耶喜，以及根桑莫度桑布等，传授了大灌顶，传了胜乐金刚、妙吉祥金刚等许多殊胜教法，也为许多信众传授各种传承引导文。当时，他还特别撰写了一部噶举派大手印教授的听闻录，算是他自己对大手印教法闻思修的记录，名为《善说珍宝之初之源头》。这部教授后来成为许多大手印成就者的必读著作。

他三十七岁这一年马不停蹄，不断弘扬佛法，为附近各地信众及许多成就者、禅师、活佛传授各种法门。到三十八岁时，他去到定日以及湘朵雄、江雄等地。当

时是藏历木兔年。记录里提到，祂前往了被称为秘境的吉木雄——如今讲的吉木雄，属现在的锡金一带。

莲师的加持记录里提到，有四处特别得到莲师加持的秘密圣境，隐藏在人世间，未来可让修行人与信众躲避许多不可逆转的灾害，或直接通往邬金净土的密道：一处是东方的肯巴隆，即如今的不丹；一处是南方的吉木雄，即如今的锡金；还有西方的奔马贵，在如今印度与西藏的边界；还有北方的吉木隆，在如今尼泊尔。木兔年时，祂去到吉木雄、即如今锡金那地方。

在锡金北边有一处圣地叫扎腾吉，那里有一处名叫吉赞桑的禅修闭关处。祂在那里时，突然回忆起自己前世曾身为益西嘉措的事。益西嘉措，就是前面提到的、多罗那塔大师最重要的心子——与多罗那塔无二无别的一位存在，虽以师徒形象显现，但两位无二无别。财旺诺布在许多著述里都提到，自己完全能记得前世身为益西嘉措时的记忆，以此缘起，才在当地做了许多利益众生的事。

这里虽只短短讲了一点——祂到锡金北方回忆起前世益西嘉措之事、并在当地做了许多利益众生的事——但这是一段极重要的历史记录。为什么？锡金——如今讲的锡金国这个小国——大约在 1642 至 43 年建立，是一个独立的君主世袭制小国，海拔极高，从前是一个独立部落。部落里有各教派的寺庙驻锡，各教派在里面都发展得很好、彼此非常和合，出现过许多伟大成就者。

这些成就者有些有历史记录，有些在藏传佛教史里少有记载、只在锡金国自己有记录。锡金国的成立，第一任国王名叫蓬楚格·南嘉，由他建立了南嘉王朝。蓬楚格·南嘉的曾祖父，其实是西藏康巴地区的一位贵族；后来他的历史记录里提到，为了能独立、不受他人干扰、成立国家，他依止了几位著名大师，才有后来的锡金王国。这三位大师是谁？

其中一位、还有一位名号里带「钦波」的，第三位年长一点的也带「钦波」，其中一位约 1592 至 1656 年间的成就者，另一位约 1597 至 1652 年左右，财旺诺布算是最后期的。由于这三位大师的加持与辅助，南嘉这个家族才得以一直掌管锡金，成为一个独立、不受其他大国侵略的国家。

如今大部分历史研究会认为锡金南嘉王朝的功勋来源于前两位大师，反而看不到财旺诺布对当地的协助——现今论文里看不到，主要是许多历史记录失散了。否则正常来说，祂身为这三位大师里最后期、地方性最强的一位，对锡金王朝的帮助应有更多记录留下来才对。但如今我们只在祂的广传里看到这一段——祂到锡金去做了广大利益众生的事业，只提到这么小小一段而已。

甚至如今很多考古论文直接把祂否定掉，说宁愿找不到考古历史记录，认为祂应该跟锡金没关系、或把祂切割掉，有很多这样的讲法，比较可惜。锡金这地方，其实大约十四世纪就有开创祖师及其转世，还有更早以前的一些大师，以及后来的一些大师。锡金历代王统史里，把锡金历史分为前红期、中红期、后弘期。

从第一代南嘉王约十三世纪末，将族人从康巴地区迁往锡金成立，后来又迎请了几个传规的大师陆续到当地传播佛法、建立僧团、法统与教法。但十四到十六世纪左右，它的政权不像后来那么大，还比较松散；真正变成一个坚固的锡金政权王朝，是在十七世纪后期、即锡金历史三期的后弘期开始，那时正是所谓南渺王朝的成立。

而这时唯一的关键历史人物，就是仁珍财旺诺布、也就是财旺诺布。所以，虽然如今看不到祂对当地究竟做了什么贡献，但用推论方式看：这个政权真正稳固建立起来是在十七世纪后期，而只有祂是在这一时期去锡金的，另两位都在这之前、锡金南嘉王朝尚未稳固建立之前去的。以此推断，祂对锡金王国其实有极大贡献。

这也是我们以后要花时间去研究、希望能找出祂在当地所做的所有事迹的。奇怪的是，十四世纪左右的南坎吉米对锡金国的记录反而较完善，包括他与国王之间的书信往来、如何修建各种建筑、做什么法会等，都留存了不少记录；反而到之后的祂，历史记录却变得很模糊——这应是历史文物流失之故，否则不该越早的反而有记录、后面的没有。

锡金王朝后面也有尼亚村娘布大师伏藏法的法统在当地流传。所以锡金国境一直到西藏边境内，当时许多寺庙的门口、或一些圣境的大门外，都会有两位祖师的

像：一位是尼亚村娘布大师的伏魔像，一位是财旺诺布的伏魔像，两位都在五色虹光内，好像门神一样——因为两位有同样的发愿：得到忿怒莲师的加持，只要这像存在之处，就能抵御许多邪魔干扰。

如今这类较少看到，但仍有一些遗迹留存。去年看到一个登山考古的影片，里面刚好不小心拍到了祂与尼亚村娘布大师的石雕壁画，可惜最近找不到了，但确实是有，应该现在还有一些遗迹留下来。从祂之后，锡金王朝稳固之后，到十八世纪末期，南延藏、白玉派的许多转世活佛也在锡金建立了许多法统、传播佛法。

第五世观音尊者其实跟拉茨仁·南克仁增之间也有一些关系，他们是同一时代的人。锡金历代王统史里提到，拉茨仁·南克仁增离开锡金来到藏地时，去见了第五世观音尊者，给他传授了持明命修的法门、以及一些宁玛派的长寿法口诀，将这些法门授予五世观音尊者、任命他为法主。第五世观音尊者也示现神通，供养拉茨仁·南克仁增大师，并给他一些自己的伏藏法。

可见用神通供养自古以来就有，这不是炫耀、不是杂耍。一方面，我们讲一切悦意美妙、能趋往善的，都能作为供养。所以看这记录里，五世观音尊者用神通供养拉茨仁·南克仁增大师。

同样，宝上师从2014年第一次回藏区起，后来每次回去都会遇到许多成就者、修行人用自己的神通供养上师——在虚空中生甘露丸的、能喷火的、能浮于虚空当中的，各式各样的成就者，都用这些方式供养上师。只是上师很谦虚、不想讲这些事；当时有幸跟着他跑了一圈一些地方，所以看到一些这种事。总之，锡金王朝的历史里，财旺诺布对他们那地方有很重要的影响。

所以无论历史记录再怎么缺乏，锡金王朝在这三位宁玛派高僧大德支持之下，成为以藏传佛教为国教的君主国，这事是大家都承认的。后来，祂又应一位宁玛派瑜伽士罗桑尼雅克拉丹之请，传授了渐修行的教诫《仁钦卓·珍宝之库藏》。之后，祂前往北顶法山，朝拜了一座圣地寺院，即北顶法山，以及加勇地方的圣地朝圣。

在一处名叫巴丹顿的地方，供着一尊佛像——那是祂前世绰普译师时，绰普译师的一位根本上师敦千博大师所加持的金刚手菩萨像，是当地极著名的圣物。祂也

为这佛像写了一篇赞颂文，这在祂的全集里有。祂还把在印度得到的一柄印度工艺的宝剑，供奉在这佛像前。

此后，祂去香达克南，为巴绒噶举的一位转世活佛诺旺一系，还有出身朗豆公球君尼家族的一位宁玛成就者达克纳卓普勒巴·贝玛根桑，还有扎藏巴钦波根桑，以及定日杰仲杰隆地区当时一位后来出家、修行持戒极好的土司比丘根桑香潘——给这几位具善根、修行认真、对祂有极大信心的弟子，

传授了祂的恭谛登浪三法，即任运祈愿成就、密成就等法门的口诀与精要，并依每个弟子的根器分别给予不同的开示、记录与口诀。只要一个弟子愿意如法修行、愿意放下世俗、以佛法解脱为终生修行道，祖师们都会全心全意给予法布施，绝不敷衍。我们常想着要供养这个、供养那个——当然，供养这些东西有很大福德资粮，没错；但最好的供养是精进修持。

精进修持也不是说要在上师看得到的地方好努力地做、上师看不到时就觉得没意义——不是这样。真正的修行是为自己、为众生而修，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而做。能有这样的决心去做，不管在哪里、就算在世界的角落、在没有人烟之处，根本上师也会知道。

若我们相信自己的上师是佛菩萨，就要相信：不管我们藏在哪个角落，只要认真修行，上师都看得到，而不是一一定要在上师看得到的地方才去彰显自己的能力。之后，祂在 Zabrlung 的一处圣地传授了大圆满法门，以及龙萨宁波大师的龙萨空行心髓——这是龙萨宁波大师大圆满心髓传承的一些灌顶、引导与口诀，又花了些时间给予许多甚深解脱妙法。

祂还在 Zabrlung 附近一处名叫 Trangpo、Nyingpo 的地方，那里有一处石窟，取出了天铁的普巴杵及许多甚深秘密伏藏。如今不知这天铁普巴杵在哪，但在祂时期应是秘密送给某位心子保存了。其实祂有很多东西并非完全消失，而是过去许多当时的成就者觉得是极重要的圣物，便秘密藏起来自己供奉，后来大家都不知放在哪，但实际上是有的。

此后，祂又去往西藏安多，到夏鲁寺附近的夏鲁闭关洞，以及热振寺。布顿·仁钦珠大师——极有名的大成就者、大学者、大历史学家，著有著名的《布顿佛教史》、又被称为一切智不顿、不顿珍宝成就者——从前是热振寺的住持。

祂到热振寺时，被当地信众与寺里伟大学者们请到当年布顿·仁钦珠大师自己使用的法座之上，在座上为僧俗大众说法结缘，并传授了时轮金刚甚深金刚瑜伽之六支瑜伽引导法。我们知道时轮金刚有六支瑜伽的修法，财旺诺布也把这六支的广大修法凝聚成一个简易的修持仪轨。

其实几乎每一个密乘较广大的修法祂都学习精通，又把它编著成极简略的仪轨，这非常不可思议——若不是真的对这法达到了相应、同等的成就，没人敢这样做。祂三十九岁、火龙年时，比较多时间会在 Zangzapal 与索布这两地驻锡，为当地江洋班玛结扎大师的家族、也就是他们那个家族的许多信众及当地名人传授佛法。

这 Zangzapal，如今其实就在后藏日喀则南木林县那边，附近有一处名叫 Yang 的地方，那里也有一处莲师从前秘密闭关的圣地。前几年上师带朝圣时接近过南木林县，我们去了几处圣地，我忘了那寺庙名字，那寺庙再往上走一点就是南木林县。

当时上师也指着说，若那边能再往上去，就能去到还有另一处祂待过的圣地——当时我没意识到上师在讲什么，看到这地方才知道，原来上师要讲的是这里。祂又为一位「拉克结」——活佛旁边的管家——传授了萨迦派道果法门的因位灌顶。祂也去了附近一座名叫 Tösamlung 的寺庙，接触当地一位大堪布，从头到尾圆满地听受了道果的论点三遍。

可见有些人以为「成就了之后就这些礼节没那么必要」，实际上，就算是大成就者、已达那么高成就、被多少伟大活佛所尊敬的圣者，对这些法门无论基础的还是深厚的，都会极敬重地听受、不会有任何轻慢。

所以我们也别老想着要赶快修到很高的法门，把基础法门修得越扎实越好，才有办法领受高深法门——这些法门从基础到高深是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的，基础越

不稳，后面越听不懂。所以很多人说越学越难，为什么？前面基础打得不够扎实。祂又到夏鲁寺那边，在当地一位有名讲经师座下听受了布顿大师的一些教法，也很乐于听闻、圆满接受。

之后，祂又到 Longar Boje，在那里建立了究仁波切的舍利塔。究仁波切前几堂课讲过，是噶举派四大领袖之一——除噶玛巴、夏玛巴之外，再顺位就是究仁波切，也是祂一生自认最主要的根本上师之一。祂为这位上师建立舍利塔，塔里放了十万个舍利擦擦，并反复修开光加持的法会许多次。从记录看得出，祂对这位上师极为重视、极为尊敬。

可惜如今知道究仁波切的人非常少，噶举派里提的人也非常少。之后，祂又到昂该不丘龙——这昂该不丘龙不是木拉寺的丘龙圣山，是另一处。叫「丘龙」的圣地有好几个，不只木拉那座丘龙圣山。这昂该不丘龙那地方，有一位过去南开宁波大师的异化身扎日柔力巴。前面讲过，财旺诺布过去曾转世为扎日柔力巴，扎日柔力巴也是当时公认的南开宁波大师异化身。

扎日柔力巴大师后代家族里的一位上师贝玛才翁拉玛，为祂传授了威猛三合一的灌顶传承，即马头明王、金刚手、大鹏金翅鸟三尊合一的灌顶——这法门上师之前也传过。好，先休息一下。继续往下说。祂在昂该不丘龙为贝玛才翁拉玛传授三猛合一灌顶后，又去比日拉拉扎克——也是一处莲师圣地。那地方附近有一处名叫堪布隆的地区，那里有一处耶希措嘉佛母闭关的洞穴。

祂便在这洞穴中边闭关边写著作。当时，祂将观音菩萨一个身圆次第道次第的教授——即红色引导文——撰写为一部可译作《善说略要明星悉地所喻宝匣》的著作。之后，祂又去到前世身为桑晋佩尔大师时所住的地方，即如今的章隆地区，那里有个 Jiel 金木村，在那里遇到一位成就者，被称为精通三藏的巴达拉吉。他们向祂祈请，祂便给予他们灌顶、引导与传承。

此后，祂又去往尼木地区，即如今西藏的尼木县。尼木之名，是因当地从前农耕技术特别好，他们的稻谷分公谷穗与母谷穗——母谷穗品质特别好，便用母稻穗

作当地名称，「尼木」即母稻穗之意。此地在前年穆宗遗址再往东，雅鲁藏布江沿岸，当地最高的山是尼珠穆刚盖，是个以农为主、牧为辅的地区。

当地有一位很有名的成就者，就是莲师二十五大弟子之一、也是西藏大医师的毗卢遮那大师，他的出身家族就在那里——毗卢遮那是年穆地区根加巴格家族的人，所以年穆算是他重要的祖籍地，那里也有一处他闭关的洞穴。祂到年穆地区时，也在那里洞穴里闭关，并写了一篇《观音菩萨一切圣者大德之白莲疏广赞颂文》，其实是为赞颂第七世迦叶燃步伽的赞颂文。

之后，祂又去到 Rong Cho De Jong，那也是一座寺庙，为当时的一位转世活佛 Ngara 桑基梅仁真传授各种口诀与教诫，又为另一位被称为乌龙巴霍尔琼错晨大师转世的成就者罗桑错晨霍尔桑布赐予各种法教。此时，祂又去到之前下鲁寺附近的下鲁勒普尔——下鲁寺附近有一处圣地山谷——在那里做了广大供养，也为当地许多善知识、金刚上师传授了许多教法。

后来，祂又到下鲁法院、即下鲁的寺庙里做了许多献供，并为他们寺庙极有名的护法多杰拉丹玛写了一篇赞颂文。他们寺庙这位多杰拉丹玛，译过来即「金刚疾尖母」，其实就是古老的吉祥天母。

如今我们大多看到的吉祥天母是拿着棒子、嘴里咬着一个人、一手拿血颅、骑在颅上的样子，但那是后来的身相；最古老的身相，是一手拿一把蝎子剑、一手除拿血颅外、左腋下还夹着一只土宝鼠的形象。据说藏传佛教里最古老的这吉祥天母仪轨，是由噶陀派创祖师噶班丹德霞大师静心勤练后写下的，后来许多大师都依据他的仪轨再摘录编写。

这吉祥天母也是他们专修的一位根本护法，常示现许多神通神迹。萨迦派有名的察庆大师在十四世纪左右，也特别为这吉祥天母撰写了许多修法仪轨。财旺诺布也非常心仪，为她写了赞颂。之后，在理加罗寺那边时，有一位比丘尼江巴登丘登来劝请，希望祂帮忙祈请。

于是祂便向当时西藏总理、也就是祂的大功德主颇罗鼐，写了一篇敬奉文，安排促成《甘珠尔》大藏经编订的工作、设立基金，又为这位比丘尼所敬献的银子曼

达写了一篇发愿文。讲到当时《甘珠尔》《丹珠尔》大藏经的编订，一定要讲到颇罗鼐。

颇罗鼐除了安定当时整个西藏地区的政治、后来抵御外敌、瓦解藏区许多政治势力、帮助许多寺庙传承发扬之外，还有一大功勋，就是重新印刷、排版、编订《甘珠尔》《丹珠尔》。看颇罗鼐的传记就提到，他达到政治权力顶峰、拿到大权后，开始审视整个藏区各地哪里需要帮助。

后来他看到许多寺庙因过去战乱而破败衰微，便花了很多钱——当时清朝皇帝奖赏他三十万两银子、还是多少，反正极多的钱——全都毫无保留地供养布施，拿去做老百姓与寺庙的修缮、补助经费。后来他又巡视许多地方，发现很多地方的大藏经经典不完善、有些过去受破坏，便想着一定要重新编著、印刷《甘珠尔》《丹珠尔》。

如今看，要印这些经书很容易，因有很好的印刷技术；但古代要印一套大藏经须举全国之力，所以这是极了不起的功德。颇罗鼐除了把所有财产都用在印制大藏经，还分发、邀请许多寺庙一起来印刷、重新审定，用更精致的方式制作新版本，所有费用都由他来出。颇罗鼐的传记里提到，他觉得能重新审编校印《甘珠尔》《丹珠尔》，对他人生是一件死而无憾的大事。

他又想到，过去历代西藏国王也都想完善《甘珠尔》《丹珠尔》，却遇到许多障碍，很多做到一半就没做下去；像之前有人在区里刻印《甘珠尔》，后来因比较短命、很快圆寂，这事也做了一半就放下了。颇罗鼐想到这些之后，觉得《甘珠尔》就是人世间的一盏明灯，希望让它永存下去，便在佛前发愿：就算变成乞丐，也要完成这事业。

他特别在大昭寺及许多寺庙前设广大供养、虔诚祈祷，请了极多寺院为这壮举祈福祈愿。这些做完后，他又请了自己的几位金刚上师、根本上师，如强巴仁波切等，去筹办印制大藏经的所有相关事宜。后来在铁狗年、大约1733年、也就是如今讲的这时间前三四年，开始去做，花了很多时间、很多钱，终于用几年做好，也分发给许多信众；后面几年又有许多寺庙加入、继续完成。

颇罗鼐还希望能印得更多，便尽力再召集人手、不断募集经费，把以前原版里有错误、模糊不清之处重新刻印校正，做得更好。颇罗鼐晚年几乎把所有精神都投入在这事上，这也极不可思议——一个在家俗人愿意把一切都投入其中，非常伟大。

这一方面也与他的夫人有关：他晚年时妻子往生，往生时他极为悲痛，那是他一辈子最爱的女人，他人生中许多事都是因妻子的关系才去承办的，所以妻子的往生对他打击很大。他一方面想为妻子累积广大福德资粮，二方面也因此对寿命无常、轮回过患产生了决定性的想法，便希望在人生最后时刻，把所有心血投入翻译、刻印大藏经的志业。

所以颇罗鼐晚年的记录几乎都在《甘珠尔》《丹珠尔》上忙，甚至自己亲自动手，每天用金粉金泥抄写《甘珠尔》、每天写一部分，最后在他人帮助下，写完了一整套《甘珠尔》。写完后剩下的金粉，他又拿去给大昭寺、小昭寺及几尊开口讲话的观音像，还有许多寺庙佛像贴金、上金泥。

据说颇罗鼐所写的这一套，上面还请许多工匠画了唐卡、镶上珍珠、绿松石、珊瑚、红宝石等，用最高级的绸缎彩带、最好工艺的铁刻与木雕；若这东西现在还在，照文字叙述应如今天看的《龙藏经》一样精细。如今不知他自己抄写的这一套在哪，好像没有历史记录记载，还要再找找。总之，财旺诺布身为颇罗鼐的其中一位根本上师，也为促成这事尽了一份心力。

此后，他又去了娘顿真宁萨，那里有些寺庙与圣迹，他在那有一座拉隆寺，在那里传法度众。他也去参访了唐东嘉波大师当年所建的铁桥，以及铁桥附近的圣山朝圣。之后，又为一位转世活佛嘎尔桑贝玛却丹等许多有缘弟子传法。

当时，布达拉宫的南建扎仓——布达拉宫里不只有嘉瓦仁波切的寝宫、不只是政治会议的宫殿，那边也有几个佛学院，其中一个叫南建扎仓——里面有两位比丘罗桑贝玛当任与黄血林江成，他为他们两位传授了大圆满甚深引导。两位都是格鲁派弟子，却向他求了大圆满引导。

两人又劝请，祂后来便写下一部《大圓滿即密无上·三虚空修习甘露明点》的纯粹解释，即大圓滿三虚空的教授。之后，祂到德隆特普特杜，把过去香巴噶举大成就者温顿聚康巴曲吉桑吉修行的圣地建筑作了修缮。修缮完，祂又去了楚布寺。

楚布寺是如今噶举派的祖寺，它过去也不能说只是噶举派的圣地，也可算宁玛派的一处圣地，因也有莲师及一些成就者的加持；但最主要的开山祖师，是第一世噶玛巴杜松虔巴大师。杜松虔巴四十五岁时得到噶玛巴称号，四十九岁到楚布地区建立楚布寺，从此有了噶玛巴法座的地位，开始有僧团、庞大的信众团体。

楚布寺里有许多重要圣迹与圣物：如那位能用神通作战的香喇嘛、香仁波切所供养的床幡与一些宝物；还有第二世噶玛巴噶玛巴希的侍者丹增恭用红铜铸造的约六米高大佛，那大佛如今还在楚布寺大殿上，里面装藏着释迦及各种佛的舍利、冈波巴大师的心脏舌头眼睛舍利、涅曼恭巴阿罗汉的牙齿、密勒日巴尊者开光的圣物、格唐巴大师的法衣，

还有其他几位阿罗汉的钵、铃杵、法衣，以及杜松虔巴大师与噶玛巴希的舍利塔等，许多重要圣物都在里面，所以后来也被称为极重要的圣地。财旺诺布也慕名前往，在那里朝拜敬奉。后来，祂又到楚布寺上方，那里有一处莲师圣地，祂在那里禅修打坐。就在这时，祂在净相、光明定中见到了莲师。

这件事是历史以来极重要的一件事：第十三世大宝法王的认证，最主要的认证人就是财旺诺布祖师。祂在楚布寺后山的岩石洞穴圣地闭关禅修时，在净相的光明中亲见莲师，得到了第十三世噶玛巴降生的授记。

授记里以「我这卧间金刚的校舍、以空行密语的表象」来劝请，偈颂中不只讲到第十三世噶玛巴降生的地方、人民、家族、地名，还有一些特征以及未来政局的发展，都有很详细的部分。祂得到后写下、记录下来，交给了大司徒仁波切。大司徒仁波切便依据祂所得的预言指示去做寻找。

后来在木虎年、即隔一年时，祂特别要求当时一位名叫根桑杰卓、拉布塞的喇嘛，把祂所得的授记——直到第十三世噶玛巴诞生的村子格局、房子形状、他父母与小孩的情况——全都很详细地告知这位喇嘛，让他去找。后来这喇嘛假扮成瑜伽

士的身份去探访，真的找到了完全符合祂所述所有条件的一个小孩，于是赶快回楚布寺传喜讯。

之后再由楚布寺的执事管家、住持等去做转世活佛的认证，隔一年火龙年做了转世认证，确定后再迎请回来。如今网络上有人讲是大司徒仁波切认证的，这是错的：主要的认证人是财旺诺布。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成就者也是认证者，这没错，但主要的是祂的授记最完善、最准确。

在噶玛巴《如意腾》传记的集合里，就提到第十三世噶玛巴自己的经历——很奇怪，其实有详细的文字记录，但后面不知为何，有些人不按文章内容去讲。里面提到，第十三世噶玛巴得到许多伏藏授记，包括上一代伏藏大师绛秋多杰、即第十二世噶玛巴自己留下的授记，还有莲师的授记，最主要是祂在净相中得到的授记，把这些结合起来，确定在正确的地方找到了转世。

后来在木虎年，由根桑杰卓等人，依循转世活佛认证的程序毫无错漏地找到这孩子，孩子能极明确地讲述自己前世的一切种种，所以所有人都极肯定无误地认定他是噶玛巴的转世无疑。他身上还有一些特殊特征，比如心间长了一个代表全视的痣、舌头上有自然显现的白色阿字，身体周边还产生各种神奇征兆。

他对自己的家人没有任何难以割舍的亲情，视俗家如牢狱，对寺庙、出家及佛行事业生起极大的向往恳切之情。我们知道很多转世活佛、或有善缘的小孩，从小对父母家人没什么强烈情感，这有时也不是坏事——尤其对真正的转世活佛而言，若对俗世父母有强烈情感，反被认为是不吉祥、容易堕落于世俗的象征，所以有些转世活佛找到后要尽快带去寺庙，就是这原因。

若小孩一出生就表露出这种对俗家的割舍、没有那种情感，大家便认为很吉祥，代表他前世对轮回厌弃的证量见地都还在——这可能跟俗世人的观念相反。所以若自己小孩是这样，不跟小孩建立太多情感，其实是好的，这样小孩才能专心把心放在未来的佛行事业上。

有些转世活佛的传记就提到，小时候因父母的阻拦、或难以割舍亲情，后来造成不太好的结果，比如小孩出现胎障、忘记前世证量，或长大后佛行事业受阻——

所以有时俗世价值观与佛法价值观相反、无法调和，一定要牺牲一方才行。传记里也讲到，后来他四岁、火龙年时，由嘉措仁波切等一班师及他过去的侍从一行人，把他迎接回楚布寺。

并在第七世嘉措仁波切·格桑嘉措、颇罗鼐王，以及噶举派师徒诸尊、各种高僧大德僧俗大众见证之下，荣登狮子大宝座。这里虽没特别注明财旺诺布在现场，但也提到噶举派各师徒诸尊，所以祂应该是有去参与的。而且这第十三世噶玛巴在修行中锋上也比较像祂的弟子：不像前几世那样在政治、世俗方面下很多功夫，反而很专心在修持上，很像一个舍世的瑜伽士、静心于舍世修法。

他的传记里也提到，他从祂及许多高僧大德座下广泛聆听各种教法。此事之后，祂又去拉萨大昭寺，重新向三宝所依献上各种供养、做广大利益众生的发愿。这时，颇罗鼐王又来邀请祂。此时的颇罗鼐已成为极虔诚的佛教徒——他本来就很虔诚，只是在政治事务结束、妻子往生后，开始做关于《丹珠尔》与许多寺庙修缮的广大佛行事业时，人又变了，变得更虔诚、更心向佛法修行。

这时他便虔诚地向祂祈求，希望祂传授佛法、帮他修一些除障法门。看颇罗鼐的传记，只写到他后面重新印刷《甘珠尔》《丹珠尔》的事迹、即如今讲的这期间，之后就没记录了。所以之后颇罗鼐的事迹，要看别的历史，如清朝那边的历史、西藏其他历史，以及祂的传记里所讲，才能知道。总之，这时祂向祂乞求，并询问未来的预言。

那时祂便给他写了一封信，里面提到，在莲师加持之下，很感恩颇罗鼐在政治处理上的恩德，于是也回报他、跟他讲了预言。

但这预言讲的是一些较不好的事，提到许多未来会发生的征象征兆，说若要破除这些，必须有几位转世出来取出伏藏，比如若有毗卢遮那大师的化身转世出来、取出这《五顶》伏藏，整个西藏会有六十年的安乐；若南开宁波大师的转世能取出南延藏，

可得五十年安乐；若某位大师的转世出来、取出冈底斯山的伏藏，会有四十年安乐；若贡赞明人的转世出来、取出山的伏藏，可得二十五年安乐等等，有很多这样的记录。

可惜的是，里面提到的这些事，后来其实很多没有真实出现：如毗卢遮那大师化现取出五顶的没实现；南开宁波大师的南延藏伏藏，虽然他是授记的人，但当时好像没取出这伏藏，所以也没实现；后面几个好像也都错失了取出的时机。所以后来他圆寂之后，西藏又开始有极大的斗争、战争与各种灾祸发生，很可惜。

之后，他又被颇罗鼐邀请去进贡：颇罗鼐邀请了祂、还有祂另一位根本上师香巴仁波切——传记里，颇罗鼐除了祂之外最敬重的上师就是香巴仁波切。这时颇罗鼐邀两位都到现场，给两位各种广大供养，自己坐在中间、两位坐在上位左右两侧。给予许多供养后，香巴仁波切也很尊敬祂，便对祂讲：请康巴喇嘛为当时法会上供养的一尊莲师圣像写一篇莲师赞颂文。

祂当下就仿照释迦牟尼佛《十二因缘赞》的方式，用莲师八名号与十二事业的范例，撰写了一篇莲师佛行事业的赞颂文。前年我们讲《莲师传》时，很多地方就应用到祂写的这一篇莲师传记般的赞颂文，是极有名的一篇。文章最后也提到，此文是应大智者香巴仁波切的劝求而写。

之后，事情结束，祂去了那座寺庙，向所有僧团进献酥油茶与钱财，又给寺里许多佛像、三宝所依物进献各种基金、供灯及其他供品，并为这些三宝所依，设立了每月吉祥日供灯的基金，以及每年修时轮金刚仪轨的基金。此后，又向托巴拉且日供的成就者作了广大供养。

财旺诺布这一切供养——供养给谁、供养多少钱、供养哪些，无论是钱、缎布还是饮食，都有一个很明细的账册，很多都是祂亲自记录写下的，直到如今这记录都还看得到。一方面，这也是祂向大众表明：所有供养的钱财器具，祂一辈子毫无保留地全都捐给佛行事业、寺庙与僧团，没有用在自己身上。

对这些供养的信众，祂是说：我已为你们做了最好的负责，让你们供养的东西没有一个用在不善、浪费之处，每一个都用在让你们善业更增广的地方。此后，祂

又去到扬若意贡布，一座帕竹噶举大师的寺庙，在那里传授了北岩传的一些法门，包括铁骑马头明王的灌顶等，还有许多二十一度母的随许灌顶、帕摩竹巴大师的竹巴六法引导等。

后来，又在第七世江仁波切的寺庙、名叫琼基如吾迪钦寺，应那寺住持、以及有名的三藏阿闍黎丹增嘉措、布达拉宫的官员大臣、扎巴、拉玛、尼玛江成等之请，写下了一篇大手印引导文《甘露金滴》，这也是极有名、如今仍很有名的一篇大手印教授。祂也向若意贡布那时的圣像作广大供养。

之后，又在尼玛当地方，从黄教格鲁派的一位大堪布杨阳尼比都吉处，听受了密集金刚、胜乐金刚、大威德金刚这些格鲁派教法，并依此撰写了《胜乐金刚续讲解源流》。祂不只噶举、萨迦、宁玛，对格鲁派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前进地去听受、接受这些法门。所以说祂是真的把整个藏传佛教所有法脉都毫无保留地接受的。

后来，祂又去了一座名叫潘耶纳林扎的寺庙，为那里的法主传授灌顶及许多教法。之后，又去直贡梯寺朝圣，在那里互相交流大手印法门、给予许多教法。此后，又去往德德与乌尔——乌尔就是如今卫藏中间的地区——又去了东边名叫贡叶纳玛的地区，去许多地方朝圣。

祂后面的行程非常赶，这里去一下、那里去一下，去每个地方大多传法、互相交流，马上又赶到下一个地方，非常忙——就跟我们上师现在一样，这三年每一年都不断地跑、不断地跑。从这里也能看到，真正的大菩萨就是完全一心一意地把整个人身都投入在佛行事业、利益众生与弘扬教法上，毫无保留地付出，这也是我们要去学习、感念的。好，今天就讲到这里。